

立法局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一九九五年六月一日星期四

下午二時三十分開始會議

出席者：

施偉賢爵士議員，C.B.E., LL.D., Q.C., J.P. (主席)

布政司梁文建議員，C.B.E., J.P.

財政司麥高樂爵士議員，K.B.E., J.P.

律政司馬富善議員，C.M.G., J.P.

許賢發議員，O.B.E., J.P.

李國寶議員，O.B.E., LL.D., J.P.

倪少傑議員，O.B.E., J.P.

彭震海議員，M.B.E.

司徒華議員

譚耀宗議員

何承天議員，O.B.E., J.P.

林貝聿嘉議員，O.B.E., J.P.

劉健儀議員，O.B.E., J.P.

劉華森議員，O.B.E., J.P.

梁智鴻議員，O.B.E., J.P.

麥理覺議員，O.B.E., I.S.O., J.P.

杜葉錫恩議員，C.B.E.

黃匡源議員，O.B.E., J.P.

陳偉業議員

鄭慕智議員

張文光議員

詹培忠議員

馮智活議員

馮檢基議員

夏永豪議員，M.B.E., J.P.

何敏嘉議員

黃震遐議員

葉錫安議員，O.B.E., J.P.

林鉅津議員

林鉅成議員，J.P.

劉慧卿議員

李永達議員

李家祥議員，J.P.

李華明議員

文世昌議員

潘國濂議員

唐英年議員，J.P.

狄志遠議員

涂謹申議員

黃秉槐議員，M.B.E., J.P.

楊森議員

楊孝華議員，J.P.

黃偉賢議員

陸恭蕙議員

陸觀豪議員

胡紅玉議員

李卓人議員

缺席者：

李鵬飛議員，C.B.E., J.P.

周梁淑怡議員，O.B.E., J.P.

李柱銘議員，Q.C., J.P.

黃宏發議員，O.B.E., J.P.

劉皇發議員，O.B.E., J.P.

夏佳理議員，O.B.E., J.P.

鮑磊議員，O.B.E., J.P.

鄭海泉議員，O.B.E., J.P.

張建東議員，O.B.E., J.P.

黃宜弘議員

鄧兆棠議員，J.P.

田北俊議員，O.B.E., J.P.

曹紹偉議員

列席者：

立法局秘書馮載祥先生

總督彭定康先生根據會議常規第 4AA 條出席會議，向本局發表講話，並接受提問。

主席（譯文）：請各位議員保持站立歡迎總督。

秘書（譯文）：總督先生。

主席（譯文）：總督將會向本局致辭。

總督（譯文）：

主席先生，我打算先談談終審庭的問題。當初，我們建議把終審庭問題納入今天下午的議題時，本來期望今個星期的專家小組會議會於此時完結。正如議員所知，專家小組原定舉行為期兩天的會議；我們因而預期我可向本局匯報會議進展的概略。可是，正如議員或已知道，會議至今天仍然在進行中。其實，到我說話此刻，會議還是繼續舉行的。因此，我深信議員會了解，我在今天下午談到終審庭這題目時，要比平時更拘謹。在這裏，拘謹算是個禮貌用詞吧。

我們的目標素來就是打算在取得中國的同意後推動終審庭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關於這點，議員亦已知悉。為達到這個目標，我們與中方舉行了多輪詳細的談判。我很希望談判能有結果。有議員催促當局盡快推動終審庭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就此，我和各位議員的看法至少是一致的。我不希望今個下午所說的話對談判結果有任何不利影響。我肯定議員也有同感。另一方面，我當然了解本局極想知道這件大事最新的進展。你們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可以向各位議員保證，政府當局在時機成熟時便會立即把談判結果詳盡匯報。

主席（譯文）：

各位議員現在可向總督就指明的題目提問。提問的議員可再提出一項簡短的跟進問題，以求闡釋。李卓人議員。

李卓人議員問：

主席先生，最近一期恆生經濟月報，一份有權威的經濟分析刊物指出，香港的失業率今年將達到 3.2%，並同意外地勞工和轉業的製造業工人造成競爭。在各方面關注輸入外勞推高失業率的情況下，再加上近來的「裁員風」，總督會否「急轉軚」，同意立即採取以下措施：

- (1) 即時宣布停止輸入一般的外地勞工計劃，令 25000 名外地勞工兩年內淡出；
- (2) 目前還有 4000 名外地勞工的僱主已經取得配額，但仍未辦理入境手續。總督會否即時停止這 4000 名外地勞工入境，以做到你跟我所說的「沒有新配額，沒有新工人」？

總督答（譯文）：

我並不會天真到說全港的失業水平與香港輸入外勞全無關係，但我亦不會天真到相信輸入外勞與失業水平之間有明確的關係。八十年代初期，香港的失業率遠比今天的為高，當時並沒有輸入外勞計劃，可見香港最近出現大家都不願見到的失業率上升問題，還有很多其他原因，而我剛才所舉的例子，只是眾多事實中的一項。我們必須對問題採取更為全面的看法，而不是像這位議員所說的那樣，因為倘若我們只依他的方法那樣行事，我想最終我們可能會見到失業率持續上升。我們可能並沒有解決其中真正的問題。

現時的失業率為何上升？我想主要原因有二，而且兩者相互影響，令情況益形惡劣。首先，近期市民消費力下降，箇中原因很多，倘若各位議員希望探討這個問題，我們可以稍後再作研究。而市民消費力減弱，已影響到零售、室內設計、飲食及其他有關的行業。另外，是香港工業結構改變，這現象已在年前開始，現在仍未見停止。由於這個原因，香港一些公司，尤其以經營製造業者為最甚，而且最近亦有服務行業的公司，將業務遷往中國大陸或其他地區經營。

我相信上述是香港失業率上升的主要原因。當然亦有發生「有工無人做，有人無工做」的情況。本港現時約有 8 萬人失業，職位空缺亦有 6 萬個左右，但我們卻未能做到像我們所希望見到的那樣，可以迅速地令失業工人分配到這些職位。

因此，我們必須探討很多有關非法入境者及外籍家庭傭工濫用其在港權利的問題。我們必須研究職位安排、培訓及再培訓的問題，而正如我曾清楚地向這位議員表示，我們亦必須檢討輸入外勞的問題。我們建議採取兩項措施：首先，我們承諾過在本年年底以前檢討一般輸入外地勞工計劃。倘若我們工作進度可以快一點，我們可提前 3 個月進行檢討；當然，我們亦會在適當時候與立法局人力事務委員會及勞工顧問委員會討論檢討結果。第二，我們曾說過，並非常明確的向僱主及工會指出，在完成檢討前，我們不會再發出新配額。我認為在完成檢討前，便貿然終止一般輸入外地勞工計劃，這並不是明智之舉；而且在僱主正根據最近配額引入外勞的時候，貿然取消早已與他們簽訂的合約，亦屬不智。

工會對計劃如何運作表示關注，僱主代表亦曾對同樣事情表示關注。他們都關注這個制度間中遭人濫用的情況。我們會特別注視這些事項，但我們亦必須注意輸入外勞與香港競爭力的長期相互關係。為爭取短暫的政治得益而採取短期措施，並且要社會經濟付出長期代價，將會是絕對不智的，我認為對任何人都不會有好處。

李卓人議員問：

我所聽到的是全面不做事，而不是全面會做一些事。我很想知道現時政府即時會做些甚麼，不要再跟我們說沒有新配額，然後就說有新工人，因為將會有 4000 人來港。現時失業率高企，請問政府即時會做些甚麼呢？遠水不能救近火，我想知道在下星期的高峰會議上，政府會否提出一些即時可行的新建議呢？

總督答（譯文）：

該高峰會的主要目的將會是兩方面的，與我們過往就弱能人士的交通需要、弱能人士的就業需要、濫用毒品問題等所舉行的高峰會的目的類似。我認為所有這些會議都很值得舉行，並且有助於決定有關方面的整體政策。

我在下星期召開的會議的首要目的，是希望促成當局、僱主與職工會間進行對話，使各方面能就這個時全港極其重要的問題進行認真的討論，而不是互相對罵。我希望可以促成他們的對話。我知道有一兩位議員一直提出希望大家進行對話，而非挑起罵戰。

第二，我們當然會提出我們的想法，但我們希望職工會及僱主亦會提出意見。我們並不認為我們在這事上獨斷獨行；我們認為有若干步驟我們必須立刻採取，例如我曾提過在安排分配職位及再培訓方面均須下工夫，我們亦必須更嚴厲對付目前的非法勞工。這些都是我們必須迫切採取的行動。但我希望在採取這些及其他有關的行動時，我們不會忘記維持香港的競爭力亦極其重要，而除非我們這樣做，否則香港的失業率只會有增無已，這情況都是我們希望避免的。

主席（譯文）：唐英年議員。

唐英年議員問（譯文）：

主席先生，總督先生，午安。我會問到關於 21 個原有功能組別選民登記的事。我知道今天是選民登記的最後一日，但預料這 21 個原有功能組別的登記不會有理想成績——教師等組別因無須再登記則屬例外。事實上，選民登記離開理想成績還差得遠呢。我以為當中有好些原因，想提問一下。

香港有接近 270 萬名就業人士，目前是在 9 個新功能組別中登記的，這些人會收到一封信，促請他們在 21 個原有的功能組別中登記。閣下不知親眼看過這封信沒有，不過，這封信認真教人傷腦筋。我太太是大學畢業生，收信後讀了兩遍，仍然不明其所以，無法搞清楚它想說甚麼，於是將信帶回家，以為我對這些事情會知道得多一些。我又讀了兩遍，結果仍是要打電話查詢，以確保沒有理解錯誤。所以我促請你也來讀它一遍。讀起來想必是十分有趣的。

這封信撰寫得糊裏糊塗，結果很多人沒有看明白他們要做些甚麼，因為信裏要他們自行登記，而不是像 9 個新功能組別般無須自己操心。以 9 個新功能組別來說，任何人只要本身是登記選民，由僱主將姓名列入名冊，那他本人就甚麼都無須操心。選舉辦事處會給這人寄上一封信，告訴他已經在 9 個新功能組別上登記了。但與此同時，21 個原有功能組別的選民登記卻被取消，因此本來在這些功能組別登記了的選民現在就要自行再去就 21 個原有的功能組別中登記了。

事實上，好些原有的功能組別，實際已經歷過一九八五年、一九八八年和一九九一年舉行的 3 次選舉。因此，為甚麼經過 3 次選舉、3 次選民登記工作，選舉辦事處還要將選民從選民名冊中除名，而不簡簡單單地向那些同時在原有功能組別和新功能組別都有登記的人寄上一封信，叫他們自行選擇想在那一個組別登記？

總督答（譯文）：

功能組別這套制度本身所具備的好處，或某些難處，我都不會在此細述。當然我知道有些議員對這個題目極有意見，尤其有一位議員，從他的身體語言我們都知道他很有意見。不過，我可以開宗明義的說，我以為功能組別選民登記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人人都以為會遇上莫大困難的地方，偏偏進展得頗為順利。當然仍有未能盡如人意之處，因為大家都想有 100% 的登記率，但是一切確實進展得頗為順利。至於本來顯然是不會有困難、不會出亂子的地方，倒是碰上較大的難題，其中不乏叫人傷腦筋的。由於選民名冊要以地區登記為基礎，在這個背景下，我以為新功能組別要登記約 90 萬人，或到了最後還多一點也說不定。實際上即是說，在原有的功能組別中，會有近 100 萬名選民登記，比起對上一次選舉中功能組別所錄得的選民登記數目，我相信等如是高出 14 倍。我認為 —— 相信大家都會這樣認為 —— 這是香港市民更為積極參與投票的良好表現。

說到原有的功能組別，我以為問題倒不在於這位議員所提到的，因為問題不完全出於原有的功能組別，反而是出於以前可以有團體投票的界別，原因是我們堅持要有個人投票。原有功能組別中以前和現在都採用個人投票的組別，登記率都比較高，當醫生的較高、當教師的較高；工程師、會計師等組別的登記率也較高。我以為幾乎在每一個組別實際登記成為選民的人數都有所增加。某些以前使用團體投票的功能組別，例如包括社會服務的一組、包括勞工界的一組等，看來也會有較高的登記人數。問題是出在 5、6 個原有的功能組別上。好些議員都投訴過這些功能組別採用團體投票所造成的後果，例如，一個人可以有機會投好幾次票，以及一個人如擔任好幾個公司董事時所造成的複雜情況，他們的投訴是可以理解的。

我以為遇到上述種種問題，可能表示我們要更加仔細審視我們如何向人解釋這些功能組別的選舉安排。不過，我以為這項出於 5、6 個功能組別的問題，其實更能突出了我們將投票制度由以前的團體投票改為個人投票是明智的做法，只要拿選民登記冊跟本來可能出現的情況比較一下就知道了。我們以及本局好些議員在這位議員所提到的工商界功能組別中下了不少工夫，鼓勵人投票，但很多時候沒有成功，我以為原因並非是情況複雜，而是很多公司董事沒有在香港住滿 7 年。我相信有一、兩位議員或許可以向我們說一下上次選舉時，有一、兩個功能組別的公司團體註冊效果，跟一般所想像的未必一樣。

不過我所強調的 —— 我強調的是，在原有功能組別中本來就有個人投票的組別，自從上次有個人投票以來，登記人數令人鼓舞。問題出在那 6 個功能組別上。我們確實非常努力的把好消息告訴銀行界、與旅遊業有關的公司、以及在本局有代表的工商界等功能組別，告訴他們現在可以得到些甚麼。假如結果未如理想，我以為問題一定出在其他甚麼地方，儘管我確信在信息傳遞上無疑是上了一課。

我想作一些補充。過去幾年間，無論我們的選舉安排進行到那個階段，總有人要說我們會落得一敗塗地。我們第一次有完全民主的區議會選舉，但結果呢？在區議會選舉中投票的人數是香港歷來之冠。我們第一次有完全民主的兩個市政局選舉，結果呢？在兩個市政局選舉中投票的人數是香港歷次兩個市政局選舉之冠。我確信今年九月的立法局選舉會一樣成功，雖然本局的議員未必人人一樣成功。（眾笑）胡國興大法官和他在選區分界及選舉事務委員會的屬員應記一功，我認為他們在困難重重的環境下表現得出色之至，兼且不失整個社會對他們的敬重。香港的選舉安排複雜得叫人難以置信。這是我們步往民主化的過程當中一個獨特而考腦筋的進程。一九九七年以後，本港可以快速邁向全面民主化，屆時自然容易得多。與此同時，我們的選舉委員會、功能組別、和全面的選民登記工作都力求公正嚴明，雖然其間仍有曲折，但是這些安排在香港人手下推行得這般成功，實在顯示香港人成熟而明智，難怪越來越多人會想到去投票。

唐英年議員問（譯文）：

主席先生、總督先生，實際上，你提到關於原有的團體投票，其實並非一家公司自己走去投票站投票，而是一名由團體提名的人，這個提名人……

總督答（譯文）：

這些人有時候不只投一票。

唐英年議員問（譯文）：

是的。不過實際上這個人只有一票。這個人如果在某個原有的功能組別中投下一票，便不能為另一家公司在另一個功能組別中投下另一票。他個人只可以在一個功能組別中投一次票，除非他本人是工程師，才可以在工程界別中再投一票。實際上，我要表明那個人是來自一家公司的活脫脫的人，故此他本身就是一名登記選民。其實，沒有甚麼理由要在今次新一輪選民登記中把這種人省除，或把他自登記冊中除名，因為如果實際將他除名，他很可能已經成為新功能組別而不是原有功能組別的登記選民；不過，他如果不想成為新功能組別的登記選民，便要主動登記才能維持在原本的功能組別的選民登記地位。

總督答（譯文）：

關於這個比較迂迴的問題，我可以在局外與這位議員再討論。不過，我以為這位議員所指的是，雖然在其他功能組別上要成為功能組別的選民仍然要在地方選區中登記，但是，我以為他是在說，在原有的團體界別中，應該可以讓人在功能組別中自動得到登記，即使他本來就是功能界別的登記選民。其中一個問題是，好些以前顯然是在團體界別中登記了的選民，出於其他原因，本身並無資格在本港投票。我以為在好幾個這類組別都有這個問題。我可以向這位議員保證，我們樂於汲取經驗，雖然，以我所知，選區分界及選舉事務委員會亦是樂於汲取經驗的。比起新功能組別，原有的功能組別出的問題理應是較少的，但他們依然很努力的做工作，打電話、寫信、與個別商界組織和立法局議員接觸。不過，有趣的是，到了最後，我們發現在新功能組別中登記得九十多萬選民，比在原有的團體界別的功能組別中登記得幾千名選民還易。我以為可以由此引申出好幾個特別有趣的問題。

主席（譯文）：倪少傑議員。

倪少傑議員問（譯文）：

根據官方數字，新功能組別的選民登記率平均是 40%，與當局預期的百分率相距頗遠。請問總督對於這個選民登記率是否感到滿意？選民登記率偏低是否意味着這次選學會欠缺代表性？

總督答（譯文）：

正如我剛才所表示，任何一個像我這般支持民主精神的人，都會希望看到 100% 的選民登記率，倘登記率少於 100%，也會感到有些遺憾。以我們所見，香港地區組別的選民登記人數大幅度上升，而且我們已為這些功能組別安排選民登記。我個人認為，選區分界及選舉事務委員會已盡其所能，令選民登記率達致應有的高水平。

要完成此項工作殊不容易，部分原因是市民必須成為地方選區的選民，才有資格在功能組別中投票。我認為這並非不合理的做法，自一九八五年以來，情況已經如是，這並不是任何創舉；但怎樣才算公平呢？在一九九五年投票日結束之前，有機會在功能組別中投票的選民，會較一九九一年的功能組別選民人數多出 14 倍。我認為這已是一大進步。我們將會有大概 100 萬人在這些功能組別中投票，實際人數或多或少，不過，我希望以後會有更多選民在功能組別選舉中投票。

主席（譯文）：何敏嘉議員。

何敏嘉議員問：

主席先生，我的問題與昨日衛生福利司回應我提出的醫療收費動議有關。昨日衛生福利司在作答時提到一個驚人的消息。她說打算以家庭入息中位數來計算，即如果在家庭入息中位數以上收入的人，可能需要支付一些分項的收費。這個方式與現在我們的收費方法有一個很大的原則上分別。現在收取的住院費基本上包括了全部費用。如果將來有分項收費，並只是以家庭入息中位數來計算，則有很多收入相當低的家庭都需要負擔昂貴的醫療開支。總督先生，我知道現時政府正閉門討論這事，並不會再作公開諮詢。總督先生，你如何可以令立法局和公眾人士安心，讓我們知道九月衛生福利科商討後所得的方案，不會真的向一些貧窮的人收取分項收費？因為我們都知道現時的家庭入息中位數實在很低，他們根本沒可能負擔昂貴的醫療收費。

總督答（譯文）：

我沒有想過今天下午要回答分項收費的問題，但我一向本着來者不拒的精神，因此樂於在此作答，而且我亦不想避開這位議員的問題。我想在此恭喜他昨天的運氣相當不錯。（眾笑）我知道我昨天傍晚在總督府召開的一次會議，使他得以在辯論中以一票取勝，而不致以一票落敗？當然，我假設 —— 希望這項假設是正確的 —— 三位官方議員已按政府當局的立場投票。

這位議員提出了重要的一點，而我們亦希望從兩方面去正視問題。首先，對於那些因推行收費制度而會在財政上特別出現困難的一群，例如長期病患者等，我們會考慮他們的需要。其次，對於要支付突然而來的龐大醫療費用的人士，我們正在研究採用一些方法，例如通過撒瑪利亞基金，以現有的資源去紓緩收費對他們造成的負擔。在決定最有效的做法之前，我們當然要考慮議員昨天在立法局表達的意見。當然，我們亦要考慮局外的看法，例如最近的請願行動等。此外，也要顧及醫院管理局的意見。

我認為本局如果堅持全面取消收費，顯然並非明智。我懷疑本港社會正如其他社會一樣，健康護理服務的財政負擔今後日趨沉重，而社會人士則越來越不願意支付當局在健康護理方面引進科技及其他先進設施所需的費用，其後果實在難以想像。我認為收費是一項現時可為健康護理服務提供經費的微小資源，完全取消收費並不合理。我認為較理智的做法是把收費合理化，並確保有需要的人不會因為醫療費用而不能接受醫療，或因為需要接受收費高昂的醫療而陷入財政困難。我們定要努力達致平衡，而我認為昨天的修訂是有助我們達致最佳的平衡。可惜，各位議員並沒有投票贊成。

何敏嘉議員問：

主席先生，我首先多謝總督先生給我的支持，其實我也沒有打算在今天提出這項問題，不過，昨天我聽到了衛生福利司的回答，才希望總督先生就這樣重要的改變作出澄清。我亦想帶出一點，就是這個分項收費的概念，其實是將現時的集體承擔制度，改為由個人或個別家庭承擔分項收費。總督先生，這麼重大的改變，我希望政府能作公開的諮詢。總督先生可否請有關部門在現時至九月一段期間，就有關改變進行公開諮詢？

總督答（譯文）：

唔，我們當然會考慮公眾的意見，我們亦會考慮醫院管理局及其他有關方面的意見。除非我們聆聽市民的意見，否則便不能在秋季制訂一項在可能範圍內獲得最廣泛支持的政策。大家都知道沒有人會歡迎收費，但我們必須尋找方法，為醫療服務的持續發展及改善提供最低限度的經費，而我肯定收費的做法將繼續是在籌措最低限度經費方面不可缺少的一環。不過，我在此重申我較早前所說的一點，也就是通過修訂政策以及通過例如撒瑪利亞基金分配資源，從而照顧有需要的特別組別及個別人士，是十分重要的。

主席（譯文）：楊森議員。

楊森議員問：

主席先生，選民登記的數字未必上升，但失業率基本上卻達到 9 年來的最高水平。昨天一間銀行的經濟報告更指出失業率可能會上升至 3.2%。因此，我們在局內和局外要求政府停止輸入外勞，是應該做的事。甚至總督先生今天也第一次說輸入外勞與失業有關，但以往官員都說沒有關係，所以今天的說法比較接近事實。我們希望政府能認真考慮停止輸入外勞，在此我想提出兩項具體建議：

- (1) 政府可否帶頭聘用一些接受了培訓的工人，因為政府是香港最大的僱主，如果能帶頭聘請這些工人，會鼓勵多些人使用培訓計劃；及
- (2) 有關經濟上的援助，政府可否將綜合援助的申請資格放寬，並將綜合援助的資助水平提高？

當然，總督先生會說現正進行檢討，待檢討完成才可有定論，但政府可否循這兩個方向考慮？

總督答（譯文）：

我較早前已經就失業率和輸入勞工這兩點，作出詳盡的解答，而且詳盡得有點累贅，所以我現在不想重複那些我已經說過的要點。從報章的報道、有人向我報告、以及從各位議員和其他人士中所聽到的各種事情，我知道現在社會上有這麼一股情緒，認為失業率與輸入勞工的人數多寡有一定的關係，但請本局議員不要把事情如此簡單看待。我認為輸入勞工與失業情況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機械關係。只要看看輸入外勞的一些數據，便可知道到按一般輸入外勞計劃所輸入的外勞數目其實是減少了，但同時期的失業率卻在上升。我這樣說，並不是想爭論輸入外勞與失業率並無關係，但我認為兩者之間的關係並不如某些政治人物所講的那麼直截了當。

這位議員說的對，他提醒我們再培訓的重要性。可以這麼說，再培訓在勞工市場特別有挑戰性，對女性就業尤其重要。如果說政府優先聘用某一類工人便可增加受僱人數，我實在不明所以。政府為提供公共服務而聘用的人手是有限額的；多聘了，本局便可理直氣壯的作出批評。優先聘用某一類人士，不可能製造更多的工作機會，唯一能做到的，只是把工作機會重新分配。我們應該大力支持再培訓工作。最佳的支持，莫如想方法保證再培訓工作是為有真正空缺的職位而進行，而不是為那些不存在的職位而進行。因此，政府希望做到盡量使到再培訓工作與職位空缺掛鉤，互相匹配。要達到這個目標，我認為有需要與工會和僱主並肩努力。

至於綜合援助方面，我要說的是：如果我把打算在今年秋季在立法局發表的說話內容提前在今天下午公布，我估計這位議員必定會感到既驚且喜。但是，我要暫且按下不表，因為我的同事財政司現正與各位議員討論下一個財政預算案。眾所周知，本局很多議員都相當重視綜合援助，相信各位議員均認識到，我們所進行的各項合乎宏觀經濟學與審慎理財原則的工作，均受一些財政參數規範。除此之外，我不好多說。我只能請這位議員留意這方面的事情。

楊森議員問：

主席先生，這樣說是否除了等待檢討之外，政府基本上對失業工人沒有任何具體的協助方法？對於政府而言，檢討是否成了拖延的手法？對於那些面臨失業和正在失業的人士及其家庭，我們是否要很平靜地告訴他們，政府要等待檢討呢？

總督答（譯文）：

我當然希望這位議員和其他議員無論做甚麼，都會平靜地去做。既然這位議員如此問，我亦唯有重複說明。有些事情政府正着手進行，而不單止是考慮進行；有些行動政府正在進行，而不單止是正在檢討。政府現正擴大就業選配計劃，本地職業介紹所由 5 間增加至 9 間。這個計劃剛剛開始。政府原先的設想是邊實行邊觀察，看看有沒有需要稍後把計劃擴展。不過，政府現已決定即時把計劃擴展至全港，希望能令更多的人更快得悉有關職位空缺的資料。其次，政府正試圖在現有的再培訓計劃之中，把再培訓與職位空缺掛鉤。讓我向這位議員清楚表明，我本人和政府都認為，政府在再培訓計劃所做的工作，絲毫沒有因為資源不足而受到掣肘。最後，政府已經倍增人手，捉拿非法勞工，並嚴懲聘用非法勞工的僱主。上述 3 項行動都是政府即時採取的措施，還有其他措施將陸續出現。

香港不斷的為附近地區，甚至中國大陸提供製造業和服務業的就業機會，從長遠計，究竟下一步應怎麼辦？答案是下一步應繼續如此做下去，正如香港在過去 5 年、10 年或 20 年所做的一樣。答案是應竭力把香港工人重新訓練，並提高他們現有的技術，使香港的競爭力得以持續。這也是政府計劃去做的事情。

香港的工業已經轉型，從一個以製造業為主的經濟體系轉到一個基本上以服務業為基礎的經濟體系。與此同時，發生在其他類似的正在發展或已發展的經濟體系的高失業或長期失業情況卻並未出現。我希望香港能夠繼續總結本身的經驗。有人告訴我，香港能為外地提供的就業機會，不單止來自製造業或較為複雜的服務業。有人這麼說，香港人現時享用的點心，大部分在外地製造，確切一點，是在中國製造。這個現實在提醒我們，在每一個環節都要保持競爭力，是十分重要的。政府的首要任務亦是維持香港的競爭力。我要重複我說過的一點：雖然以國際標準來說，香港的失業率僥倖地還算處於一個合理的低水平，但是我知道各位議員正如提出問題的這位議員一樣對失業問題感同身受。失業率不高，並不表示我們可以沾沾自喜；反之，政府應該細心聆聽像這位議員一樣的人們的心聲，並使他們明白政府現在的處理手法是正確的。

主席（譯文）：陸恭蕙議員。

陸恭蕙議員問（譯文）：

謝謝，主席先生。總督先生，我知道現時不斷有人討論終審法院的問題，我想詢問閣下一項關於這方面的問題。相信閣下必定知道，本局本年度最後一次會議將於七月二十六日舉行。今天是六月一日，在座很多議員還未真正有機會詳細閱讀這項條例草案的初稿。如閣下與中方談判成功，相信初稿便須修訂。不知閣下認為可以把條例草案交給我們的最後日期為何，好讓我們在本年度的會期內能夠有足夠時間詳細考慮這項條例草案？

總督答（譯文）：

我會以一個概括的答案回覆這個十分合理的問題，但這位議員可能會對這樣概括的回覆不甚滿意。我的回覆是——很快。（眾笑）

陸恭蕙議員問（譯文）：

總督先生，我想我們也可以用倒數的方法來考慮。即使閣下在下星期的憲報刊登這項條例草案，而我們也加快進行審議程序，閣下知道到時大概已是六月的第二個星期。鑑於在委員會審議階段進行修訂等程序需時，閣下給我們查看這項條例草案的時間其實最多也不超過三至四星期，可能是四星期。但由於閣下給我的回覆這樣簡短，主席是否應該容許我再問一項問題以作補償？

我認為從閣下嘗試返回談判桌的種種姿態看來，與其說你會考慮預備工作委員會（預委會）的意見，不如你已說決定接納預委會的意見。但閣下肯定沒有這樣尊重本局，你並沒有徵詢我們的意見。閣下為甚麼完全沒有徵詢我們的意見就馬上接納預委會的意見？

總督答（譯文）：

我想補充一下。除了「很快」之外，其實我們希望可以早一些向本局提交這項條例草案。本來我希望在二月或三月就可以向本局提交這項條例草案，但我們未能做到，因為我們還未得到中方同意這項我們認為能忠實反映一九九一年協議的條例草案。我亦覺得從最近一次辯論看來，大部分議員也認為這是應該爭取的目標。我和布政司及廣大市民都很希望我們能在共識的基礎上立法，但我認為本局議員覺得，我們不能永無止境地等下去，我希望市民也有同感。因此，我們已很清楚表示政府打算在本年度立法局會期內向本局提交這項條例草案。

關於這位議員所提及的另一點，在提交任何法案之前，我們必定會考慮立法局的意見，但我們不一定要在本局進行正式的討論才能清楚知道這些意見。我必須指出，本局最初在一九九一年就一九九一年的協議所發表的意見令我和前任總督都感到十分懊惱。我們也得悉本局最近發表的意見。此外，我們還聽取了法律界的意見，而這些意見也反映了個別立法局議員的觀點。因此，我認為指摘我們對市民大眾就終審法院發表的意見充耳不聞是不當的。我希望這項條例草案最終能獲得廣泛支持，並取得進展，確保本港能繼續享有一個類似現時樞密院司法委員會或相同的司法制度。這是我考慮過一九九一年中英雙方所達成的協議後定下的簡單目標。

主席（譯文）：林貝聿嘉議員。

林貝聿嘉議員問：

總督先生，一直以來，你都提倡和鼓吹香港政府是一個公平、公開和公正的政府，有關很多事情，對市民都是一視同仁的。但最近發生的一件事，卻令一些居民覺得總督這三句說話未必每次都適用。我的問題是有關香港的平房區，我不知道這是否包括在 5 個提問範圍之內，但總督先前已容許一位議員提出範圍以外的問題，所以我想問問有關平房區的問題。

正民村和衛斯里村都屬於平房區，最近因為山坡危險，所以政府要居民遷離，但他們並沒有獲得賠償。居住在該兩處地方的居民都是用錢購買他們的房屋，雖然這些房屋都是在數十年前由教會興建，他們因為房屋被火燒毀而搬來。可是，現在政府要他們遷離，卻沒有給予他們上蓋賠償，令很多居民心不甘，不斷向我們投訴。因此，我想借今天這個機會，請問總督先生，既然住在調景嶺平房區的居民可以得到特別的恩恤，為何這些居民不能得到？他們其實並不願意遷離，以為可在那裏安居樂業，只是政府要他們遷離。為何他們用錢買回來的平房卻不能得到上蓋的賠償？請問總督先生如何對這些居民解釋你所說的公平、公正和公開的政策呢？

總督答（譯文）：

這位議員的提問，說明了我剛才回答何議員的巧妙問題是多麼不智。（眾笑）但為了表明我是如何公開和公正，我會簡短回應這位議員的提問，所作答覆即使起初未必有用，我亦希望最終能有所幫助。這位議員必定知道，我亦肯定她必會向她的選民解釋，香港政府一直以來對於那些受安置政策影響或由於其他原因而需要遷徙的居民，有何恩恤安排。我的司級官員當中，大部分都曾在他們的公職事務中處理過各區的安置問題，他們對於箇中的難處亦會跟這位議員一樣瞭如指掌，更何況人們想得到的金錢賠償，往往又比實際數目為高；這也是人之常情。

這位議員所提的關於平房區的問題，很遺憾地，我必須承認以前這問題確是沒有引起我的注意，但我會以書面形式就這項問題向這位議員作出詳細的回應，希望她會感到滿意，最好是能令有關人士亦感到滿意。不過，關於這方面，我會留待這位議員發揮她的過人口才。

主席（譯文）：梁智鴻議員。

梁智鴻議員問（譯文）：

謝謝，主席先生。總督先生，如果有人問你對民主黨或分項收費是否滿意，或問你是否滿意政府當局，這可能是有欠風度，或所問者不得其所。不過，我現在轉入新話題。我會就唐英年議員提及有關選舉及選民登記的事宜問一條跟進問題。

唐議員所提及的一事，你亦答得很對，就是在所謂法團選票上曾產生了許多混亂（現在業已消除），然而，就算與個別選民投票有關的舊功能組別，也有很多地方未解決，因而問題叢生。我是指我本人所屬的舊功能組別，即從前的職業（不是最古老的職業）組別。（眾笑）

由於醫生的工作亦屬於公共服務，以及由於很多醫生基本上是僱員（例如，他們受僱於醫院管理局），他們之中，很多都因為某種原因而被列入新功能組別的第九組。其結果就是截至數星期之前，仍然有大約 4000 名註冊醫生及牙醫尚未登記為選民。我想知道政府會否考慮研究這個問題，並且會延長登記期限，使其中一些問題獲得解決？在我而言，我們已向他們發信，藉此澄清問題，而我相信政府亦已採取同樣的行動，然而，現時仍有許多混亂的地方。

總督答（譯文）：

儘管如此，我深信這位議員贊同政府在選舉事務上所表現出的洞察力與智慧，而我相信這位議員會很高興知道，功能組別登記的整體數字，比上一次高約 10%。這位議員亦明白，某個專業或某個組別的成員可選擇在超過一個功能組別中投票。我們也許有需要在是次選舉結束後檢討這些安排，看看可否使這些安排更方便使用者或選民。但我認為，反對將六月一日的登記期限延長實在有十分充分的理由，因為現在距開始接受立法局選舉提名的時間只有兩個月，對，的確只有兩個月，坦白說，我認為社會人士希望盡快展開選舉的準備工作而不想登記期限延長。不過，我們將來或有需要檢討這些安排。

梁智鴻議員問（譯文）：

謝謝，主席先生。我只是想提醒總督，就我所屬的功能組別而言，10%只是一個小數目，這是由於自上次登記以來已有很多人畢業。畢竟，本組別在一九九一年並無進行投票。

總督答（譯文）：

說得一點也沒錯，可是，對於這位議員的組別中，除了最頂尖兒的少數外，究竟有多少人因為我們將投票年齡由 21 歲降低至 18 歲而可註冊成為醫生，我是頗有疑問的。但我們定會研究這位議員所提出的意見。

主席（譯文）：陸觀豪議員。

陸觀豪議員問（譯文）：

謝謝，主席先生。我的問題是有關就業方面。總督先生，再培訓工作的焦點，是協助受影響以致失業的製造業工人，可以在服務性行業中覓得工作。然而，近期多間大酒店及百貨公司相繼結業，政府會否因應服務業近年的發展，檢討其再培訓政策？

總督答（譯文）：

政府當然會這樣做。我們需要確保再培訓工作，能夠應付一個如此倚重服務業的經濟體系的需求。但這不等於說，製造業並不重要。據我估計，香港的工作人口當中，約有 14% 現仍從事製造業。不過，考慮到服務業對香港經濟這樣重要，我們必須令再培訓工作反映出服務業的重要性。或許我可以說，我們在檢討輸入勞工計劃的時候，定會顧及製造業及服務業的就業情況。我們定會按這位議員的建議，以積極而切合實際的態度進行檢討。

休會及下次會議

主席（譯文）：我現依照會議常規的規定，宣布休會，下次會議定於一九九五年六月七日星期三下午二時三十分舉行。

會議遂於下午三時三十三分結束。

